

譯叢

藝文志事務會編

譯叢

藝文書房版

康德八年九月二十日印刷
康德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發行

譯 叢

定價二圓二角①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七

著 作 人 徐 古 丁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七

發 行 者 張 松 亭

新京特別市吉林大路五〇三

印 刷 人 井 上 靖 夫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七

發 行 所 藝 文 書 房

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電話(二)一三九二

總給配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滿洲軍援產業株式會社印刷

序

大內隆雄

「藝文志」同人諸位譯稿集成的短篇小說「譯叢」，此次得以刊行問世，吾輩爲譯文界賀。

收在這裡的每篇小說。都是各國創作的精華，那裡面有着嶄新的人生斷面；是活生生的社會縮圖。因爲每篇都是作家傾注全副精力創作出來的東西，所以它們有着使我們切實感動的力量。人們由于讀到這本書，將能知道人，知道世界。由于知道而將能更進一步來鍛鍊自身，充實自身。

我們的藝文界，猶在幼稚時期，實爲人所共知。所以我們必須廣攝

滋養于世界藝文之成果來健全的養育我們文化。由此觀之，各國優秀短篇小說作品的介紹，實是一件有着深邃意義的事。

介紹世界藝文精華，是爲了充實我們藝文創造所不可缺的重大任務。關於這些，在頭些日子發表的藝文要綱裡也有所明示。所以這種譯稿的刊行，遠超過僅是娛樂或安慰的供給以上有着重大意義的存在，這是我特別說明的。

一本書有着了一本書的生命。可以說它是活着的東西。所以不能不使我期待這本書能以一個活的形體傳達給人們以充分的生命感，喚起人們的共鳴，而成爲精神上寶貴的食糧。

須以移植我國土之日本藝文爲經，

原住民族固有之藝文爲緯；

取世界藝文之粹，

而造成渾然獨特之藝文爲目標。

目次

大內隆雄……序……………	卷首
古 丁……狂人日記……………	果 戈 里……………(一)
堂倌再來一杯……………	莫 泊 桑……………(二)
夢談……………	葛 勒 辛……………(三)
阿忒萊・蒲靈蒲……………	葛 勒 辛……………(四)
一夜……………	夏 目 漱 石……………(五)
小 松……民兵……………	維 思 特 拜……………(六)
失火之家……………	訥 吉 絲……………(七)
音樂指揮者的故事……………	加 波……………(八)
新草舍……………	戈 魯 外 魯……………(九)

疑遲：書……………戈里基……………（四）

哥薩克人……………柴霍夫……………（二四）

邂逅……………馬密娜……………（二三）

建議……………柴霍夫……………（二五）

百靈：溫泉旅館……………吉田絃二郎……………（二六）

莫伽：音樂……………戈里基……………（二五）

光友：一個奇異的故事……………左琴科……………（二五）

外文：埃及之夜……………普式庚……………（二五）

朝雲：夏夜……………戈里基……………（二五）

共鳴：分配……………島崎藤村……………（二六）

女人……………芥川龍之介……………（二六）

他的日常生活……………武者小路實篤……………（二六）

狂人日記

果戈里

十月三日

今天遇見了分外古怪的事情。早晨，我起來的很晚，馬蕪拉擦好長統靴拿進來，我問現在幾點鐘啦，聽到早已打過十點，我就趕緊穿上了衣服。說實話，壓根不願上衙門去。若去的話，科長那小子一定是裝着那副澁面。那小子打早一着我的面就跟我說：『你到底是怎么的啦？簡直是胡里胡塗！動不動就像發了瘋似的馬馬虎虎，有時公文的案名寫小寫字，年月日和號碼也不填，辦的沒頭沒尾莫名其妙！』這個可恨的小氣東西！他一定是羨慕我坐在局長的官邸的書齋裏削局長大人的鵝毛筆的罷。總而言之，我是想找找會計員，拜倒那吝嗇鬼，指望預支些許月薪，否則，誰上衙門去？可是，那小子也不是好對

付的東西！那小子就沒讓誰預支過一月的月薪——與其預支，簡直莫若等待最後的審判的到來。即便怎樣哀告，即便你指他，即便這邊怎樣困難，那個白髮的惡棍！也決不給你預支。儘管這樣裝腔做勢，在自己的家裏，卻被他先生自己的廚婦打了嘴巴；這事世間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都說是在本部辦事，那裏有甚麼好處呢，漂亮的發財之路，簡直一條也沒有。可是省署啦，審判處啦，稅捐局之類的地方，情形可就完全不同。譬如頹縮在犄角裏不時寫寫東西的人物，雖然穿着骯髒的常禮服，雖然那臉相簡直令人想吐口唾沫，可是，可是，就是那個色卻租住着漂亮的別墅，往這樣人物那裏，千萬別送塗金的陶器茶碗，送這東西，他可要說這樣話：『這簡直是送給郎中的禮物啊。』想送禮的話，還是送一對跑馬，帶彈機的馬車，值三百盧布的海狸之類的東西好。外表委實穩重，說話的口吻也是如『我想拜借拜借鵝毛筆的小刀』之類委實妮婉，可是一看是來託事的人，就剝得淨光，僅給他留下一身襯衣，不過，我們這裏的辦公情形卻確是高尙，凡事都清潔，終非在省署之類的地方能看到的。桌子是桃花心木製的，上司也都不說『你』而說『您』：說實話，若不是辦公情形高尙，我早已辭退了衙門的。

我披上了舊外套，打起了雨傘，外面落着滂沱大雨，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不時碰見的，也不過是撩起來衣服蒙在頭上的主婦，打着雨傘的小販，跑道的僕役之類。潤人只碰見了一個同事的官吏，是在十字路口遇見了他的，我看見了他就自言自語道：『哼，別裝像了，那小子裝模上班的樣子，其實是在跑在前面的女人的後面釘梢，心想瞧瞧她的大腿的。』爲甚麼我們官吏群裏竟這些流氓呢？軍官也決不落

後。一看見戴婦人帽的走過，就一定逗一逗。一邊這樣尋思着，忽一留神，在我走着的一家商店門口，停住一輛馬車，我馬上就分辨出來那馬車是我們局長的自用車；『可是局長不會出來買東西的』我這樣心思着『這一定是小姐。』我馬上緊緊的靠在牆上。僕役拉開了車門，那位小姐就像小鳥似的輕俏地下了馬車。往左右輕瞥了一眼，每一瞥她的眼眉和眼睛就亮晶晶地閃爍……『嘖，這是甚麼勾當？我糟了，我真糟了！這且不提，爲甚麼在這樣大雨天出來？果然女人是不睬破衣衫的，小姐似乎沒有瞧見我，我也故意地儘可能地深深縮進外套裏，因爲我的外套非常骯髒，又兼樣式是老樣的。現在流行着寬領的斗蓬，而我的卻是重疊的窄領，衣料全然沒有熨平，她的狗沒進了店內，被扔在街上，這狗我認識，叫麥吉！不消一分鐘，我忽然聽見一聲柔媚的話聲：『您好，麥吉！』『嗯，這究竟是誰的聲音呢？回頭一看，原來是兩個打着雨傘的女人，一個老太婆，另一個是年青的姑娘。這兩個人已經走過去，耳傍忽又聽到話聲：『麥吉，你太不對了。』『哼，這是甚麼勾當呢！一看，麥吉和跟在那女人後面的狗互相嗅着鼻子。』『這可怪了！我心不由己的暗自驚訝。』且慢，我不是喝醉了嗎，會遇到這樣事情可真稀奇。』——『噯，費迭利不是的。』我親眼看見了麥吉這樣說的。『我啊，咕咕，我啊。咕咕咕，得了很重的病』『噯，這狗居然會！聽到狗操人言的時候我委實大吃了一驚；可是過後仔細一捉摸，可也沒有甚麼值得那樣吃驚的。實際，諸如此類的事情，世間也是數見不鮮的：據聞，在英國漂上來一條魚，說了兩句奇怪的話，學者已經費了三年的功夫埋頭研究，但仍未知道是怎麼回事。還有，這也是在新聞上讀到的：有兩匹牛走進店

舖，說了『賣給一斤茶』的話。不過，說老實話，麥吉說了下面那樣話的時候，我卻確真個大吃了一驚：『我啊，費送利！我給你寫一封信，那一定是我們的泡爾幹沒遞給你』。『嘖，好不令人吃驚！我活到如今也沒聽過狗寫信之類的珍聞，能正確地寫文章的，只有高貴的潤人，當然，商店的管帳的之流也有寫得正確的，農奴之中往往也有湊湊合合寫得來的，可是他們所寫的東西都有一定之規，既無句點，也無讀點，簡直不成樣子。』

這事可完全使我大吃了一驚。按實說，近來常常會看到或聽到人們所不能看到的事情。『也罷』我在心裏說着『釘在後面瞧一瞧，這狗！考察考察這東西的秉性和所想的事情也罷』。於是我打起了雨傘，釘住兩個女人的後面走了去。兩個女人穿過了高樓豪瓦亞路，拐進了美西強斯卡亞路，然後走出了斯塔里亞爾路，奔考古西金橋，繞在一家大廈門前站住。『這房子我可知道』我在心裏說着『這是子維爾的屋子。完全是一家寬大的房子！恐怕沒有不住在這裏的種類的人罷，厨婦和臨時的住客數不過來的多。這裏的我們同事的官吏，簡直狗似地擠着壓着。我有一個朋友住在這裏，這人喇叭吹的挺好，兩個女人走上了五層樓，我想了想：『好了，好了現在先不探聽，先把住處弄清楚也就得了，一旦有事的時候，一定會有用處的。』』

十月四日

因爲今天是星期三，到局長的官邸那裏去了。故意早去了些時，慢慢的坐好，把鵝毛筆全都削了。我們的局長一定是很賢明的人。整個的書齋裏頭，擠滿了裝滿書籍的書櫥，讀了讀兩三冊書的題簽，挨本都是挺難的東西，我們是壓根不能接近的！竟是些法文和德文的原文本子。局長就是只望望他的臉，他的眼裏不知爲何也具備着威嚴。我就沒聽見局長說過廢話。遞給他公文的時候，也無非是問着這樣的話：『今天天氣怎樣？』『是，天氣濕漉漉的，大人！』終非我們能趕得上的，他一定是要路津的高官。——不過，據我所見，大人似乎格外垂青於我，說不定小姐那方面也：『噯，他媽的：：不，甚麼也沒有，秘密，秘密！——看蜜蜂（註一）法國人也多麼混蛋！想要說甚麼一點也看不懂。這些玩意兒簡直應該抓將過來劈劈拍拍打頓板子，真地！還是在那本雜誌上，讀到很有趣的舞蹈會的記事，是苦盧斯卡亞縣的地主寫的，苦盧卡亞縣的地主也相當筆健，讀完書一留神，已經打了十二點半鐘，大人還沒從臥室出來。可是一點半左右，發生了一件難於敘說的事情。門幫地一聲開開，我以爲是局長來了，便拿着公文從椅子跳起來，一看卻是她，是小姐！嘖，說起來那服裝的漂亮！衣服是白鳥似的白。哼，說起來那華麗！她向我輕輕看了一眼的時候——簡直像被太陽照射了似地晃眼！真個是像被太陽照射了似地晃眼，小姐跟我點了點頭說道：『父親沒在這裏嗎？』好價，說起來那聲音的美麗！是金絲鳥，簡直跟金絲鳥一樣：『小姐，請你別讓我受苦了，倘若非讓我受苦不解的話，索性請您用您的美麗的手讓我受苦罷！』我想這樣說而已經將要說口來，可是討厭的舌頭說甚麼也不聽話，我只這樣說道：『沒有，沒在這裏』她

的視線從我轉移到書上的時候，丟掉了手帕，我着起慌來，梟水似的跳到跟前，討厭的嵌木的地板滑了我一下子，險些跌折了鼻子，好容易站穩纔拾起來那條手帕。這是多麼漂亮的手帕啊！是用薄薄的巴其斯特麻作的，說起來那顏色，是琥珀，簡直是跟琥珀一樣。就是那香味也真着人愛。她輕輕地塞了進去，若有意若無情地對我含笑，只微微地動了動可愛的朱唇走了出去。我自從她走後又坐了一個多鐘頭，突然差役走了進來說道：『阿克先奇，伊瓦諾維支，請您回去罷，老爺已經出去了。』差役這東西真令人耐不住性子，總蹲在門口，連個禮也不行。有一回，也是這種混蛋的一個，連身子都不起一起，說甚麼請我聞鼻煙，這種下三爛，也不以為我是甚麼人？我是官吏啊，我是素性高貴的人啊！雖然，我卻自己戴上了帽子，自己穿上了外套，走到外面去了。這種東西竟沒有給我穿過一回外套。回到家裏在牀上躺了好久，抄寫了一首很美麗的詩：『愛人哟，一時不見，如一年兮！雖怨我生，我猶得活哟，哟！』這一定是普士庚之作罷。傍晚披上了外套，走到了小姐的公館的門口。或許小姐會上街也好瞻仰她上馬車，我等了好久也沒等上，小姐沒有上街。

十一月六日

科長大發雷霆，我到了衙門就把我叫到跟前這樣說：『你說，你到底是存了甚麼心做那樣事情？』我答道：『您說甚麼，我甚麼也沒做啊。』『你好好想想！你都四十出了頭，似乎應該知道一些深淺，你怎麼

了？你以為你做的好事我甚麼也不知道嗎？你不是在纏繞着局長的小姐嗎！你算甚麼呢？只是一個小數點以下的人！又兼是一文莫名的寒酸！你照照鏡子罷——那個臉子，你居然就做出那樣好事！」哼，胡說白道！小子的臉，活像個膀胱的冰囊，把一小撮頭髮攏到腦頂用油黏成奇怪的渦卷型，就是這個熊色，卻自以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了。我明白，我明白那小子為甚麼這樣跟我上火。大概是知道了局長對我表示格外的好意，所以嫉妬了。哼，那種東西，我就沒瞧起他！七品官有甚麼了不起的！在錶上繫上一條金鏈，定做值三十盧布的長統靴就了不起了嗎？你當我是平民出身的麼？我既不是洋服匠的出身，也不是小軍官的兒子，雖然這樣，我卻是一個貴族。有甚麼？我也馬上會出息的。年紀也不過是四十二——做事按實也是從此纔有眉目，你看着罷，我也能當上上校待遇官，弄好了說不定會更出息的。到那時候，房子之類也住比你更漂亮的。哼，除掉自己便以為沒有一個人，夜郎自大也得有個限度的。我也穿穿路捷夫（註三）洋服店裁縫的流行的燕尾服，扎扎你那樣的領帶，決不讓你湊到我的跟前的！不幸得很，只是我的腰裏沒那麼寬綽。

十一月八日

看戲去了，戲碼是『俄愚非拉特卡』，很可笑，幾乎笑破了肚皮。另外有一齣民謠劇，歌唱了諷刺宮內官的劇詩，尤其是一個十四品官被毫不容情地擲掄了一頓，寫的很露骨，這樣東西怎麼會通過了檢閱，

真令人不可思議。就是對於商人也一點沒客氣，露骨地被指摘着：他們是騙子手，他們的兒子們是放蕩無賴而不知深淺。就是對於新聞記者們也歌唱了很痛快的詩，記者只管誹謗，作者單靠看官的厚情。近來作家們寫的劇本委實有趣，我很愛看戲，腰裏若有幾個錢怎麼也不能不去。可是，我們官吏之中真有些叫人瞧不起的東西，這群莊稼老！戲院壓根不入——當然給他戲票又當別論。有一個女伶唱的很好。我想起了她：：她媽的！沒有甚麼，沒有甚麼：：秘密，秘密。

十一月九日

八點上衙門去，科長這小子分明是一副沒理會我上班的嘴臉，我也決不示弱，裝出了一副滿不在乎的態度，查一查公文，對一對公文。四時下班。路過局長的官邸，誰也沒遇見。晚飯後，大半躺在牀上。

十一月十一日

今天伺候局長官邸，在書齋裏把鵝毛筆給局長削了二十三根，又給她：：嘿嘿：：又給小姐也削了四根。局長很喜歡鵝毛筆多削出來幾根，到底是偉人！雖然總在沈默着，據我看到的，卻總在想着各種事情。主要的竟想些甚麼呢，在腦子裏竟企劃些甚麼呢，我真想知道知道。真想親眼看看這些人們的生活，莫名其妙的繁文縟節，官內的禮儀。我真想知道在他們自己的生活圈裏日常怎樣談着甚麼話，我好

幾次想跟大人搭話，討厭的舌頭卻總不自由，只是說一些『天很冷啊』『天很熱啊』之類的話，更多的話，一句也沒說過。客廳也想瞧一瞧，只是偶爾看看門開着而已。客廳那邊似乎還有一間屋子，呀，擺設也多麼豪華呀！鏡子，陶磁器都是漂亮的東西！裏頭的小姐的深閨——我也想瞧瞧這間屋子！裏頭的深閨，那裏一定擺設着各樣小瓶，玻璃器之類的東西，一定有連喘氣都覺得擔心的花，還有，她的衣裳一定也散亂在那裏，四下裏散亂着，與其說是衣裳，毋寧說是空氣罷。臥室也想瞧瞧，我想那裏一定是天國也沒有的樂園。也想看看她起牀之後，擺放她的可愛的腳的脚台，那腳一定會有誰給穿雪白的襪子的罷：不好！不好！甚麼也不說了：秘密，秘密。

可是，今天覺得心裏暢快，因為想起了在涅夫斯基大街照例的兩匹小狗的談話。我捉摸着：『也罷，這回想法探聽個究竟罷。首先得沒收狗們來往的書信，看見那信，一定會弄出頭緒的。』說實話，我想把麥吉叫來跟牠說：『喂，麥吉你看，現在就是我們兩個人，倘若還不放心的話，就把門關上，誰也就看不見了。關於小姐的事情，希望你把你所知道的統統表露出來跟我說說。到底小姐是甚麼樣子，做着甚麼事情？我起誓：我決不洩漏給傍人。』可是這條狡猾的狗，竟夾着尾巴，縮着身子，偷偷地走出了屋子，彷彿牠甚麼也沒聽到似的。我從先前就覺得狗這東西比人分外聰明；不但聰明，而且還能說話，只是有些執拗。狗是超群的策士，甚麼都放在眼裏，人的所作所爲一五一十都看得清清楚楚。明天無論如何得到子維爾闊夫的家裏去，抓住費送利，能辦到的話，把麥吉寫給牠的書信全都沒收來。